

【生活直击】

## 带着家人去旅行

□雨茂

今年暑期,难得有一段余闲,我决定带着一家人驾车旅行。出行时正值伏期,全国各地经历最火热的炙烤。我们选择的目的地是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,途经山东、河北,翻越北太行到大同浑源,经大同市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,然后折回山西,过朔州,到忻州雁门关,南下太原,游晋中平遥、灵石,再折向西南,到临汾吉县,最后由西北向东南穿过临汾、运城,从垣曲县入河南济源市,返回江苏。历时10天,行程3000多公里。

类似的旅行,8年前我搞过一次,当时我们带着父母开车回四川老家,往返4000公里,历时半个月。那时父亲70周岁,母亲64岁,身体还能经受得住长途旅程的考验,如今他们已经力不能逮了。陪伴父母要趁早,带父母旅行更要趁早,对此我深有体会。

8年前,我们三代同行,在都江堰景区的一座桥上,一位游客帮我们拍了一张全家福,孩子站在爷爷身边,比爷爷高出半个头,略微含胸,喜悦中带着羞涩。他爷爷和我保持着一贯的严肃与专注,他奶奶仰着头,似乎要说什么,只有孩子妈妈享受着照相的喜悦。当时孩子只有15岁,还没有走出青春的沼泽,如今他却要远涉重洋,一个人去面对未知世界了。

8年前的旅行,我们大多穿行在亚热带湿润地区,潮湿闷热是我们面临的最大考验。我忘不了秦岭与大巴山长长的隧道,让人恍惚觉得驾车飘荡在无尽的水面上;忘不了在京昆高速秦岭服务区,湿冷的感觉让我们从三伏天瞬间进入仲秋。8年后的旅行,我们大多行进在温带干旱、半干旱地区,紫外线与干热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敌人。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让我们感觉无比新奇,无穷无尽的弯道又考验着我们的忍耐力。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极深刻,从海拔1600多米的雁门关下行到800米左右的忻州忻府区时,我突然感觉车内特别安静,耳朵像是隔了一层膜,听声音极细微,犹如把头埋在水里一般。孩子说,这是因为耳朵还没有适应空气压力突然增加,鼓膜凹陷的缘故。

在山西浑源与内蒙古准格尔,白天气温不到30摄氏度,树荫下很凉快,但到了阳光下,暴露在外的皮肤就如针扎一般难受。旅行第二天登恒山,我和儿子都没有戴遮阳帽,仅仅一个上午,后脖颈就被晒伤了,那种感觉是我从未遇到过的,就像无数只小虫在噬咬,让我真切体会到高原紫外线的威力。到了晚上,凉风习习,星空深邃,明月高悬,最低气温仅有19摄氏度,在我生活的江苏,只有春秋季节才有如此惬意的温度。

更大的变化也许还是人。8年前,家庭旅游并不算特别普及,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理念没有深入人心,旅游还带着炫耀与猎奇的心理。用网民的话说,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。我当时沮丧地发现,孩子不仅对自然景物没什么兴趣,对人文景观也打不起精神,注意力几乎都在QQ聊天或者网络游戏上。我在日记里感叹道:“我不辞辛苦,驾车4000公里,忍受风尘酷暑,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感受祖国的山川风物,近距离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,只可惜与初衷完全相悖。在网络社会,面对云计算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,我们不仅要担心孩子阅读量下滑,更要担心他们对现实世界冷漠。长途旅行之后,我觉得还要加上对传统文化的隔膜。网络文明深度介入生活,带来的还有传统生活方式与学习方式的改变。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孩子,改变得最为彻底。他们不像父辈那样亲近自然,行走大地,不愿意过清静简单的生活。他们很难理解传统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诗意生活,感受不了古代游记散文及山水诗体现出来的自然观、生命观与文化观,更无法走近古圣先贤的情感与思想。”“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帮助人们潮水般涌入景区,许多人不断在朋友圈发照片、抖音刷存在感,很少对建筑、雕塑、绘画、书法、楹联、园林产生探究的兴趣,更别谈思考其中的文化内涵。”

8年后的今天,家庭游成了一种风尚,人们对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的追捧远超购物与美食。在通往恒山主峰天峰岭的石阶上,我遇到一家人,她们从云南玉溪来,年轻的妈妈带着母亲与女儿,母亲64岁,女儿10岁。她们乘飞机到太原,然后租车出游。女儿已经会照顾奶奶了,还喜欢跟人分享旅游见闻,比较各地的风土人情,见识远超同龄孩子。在晋祠附近的农家餐厅,我见到一家五口,夫妻俩带着6岁的双胞胎女儿,孩子的奶奶随行。一家人安静地吃饭,大人没有高声说话,孩子也不打闹喧哗,一看就是有教养的一家人。6岁左右的孩子还无法理解名胜古迹的文化内涵,看不出自然景观的美学意味,她们甚至需要家长照顾才能完成旅行,但这些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父母有这样的意识,那就是从小重视亲子关系,带孩子亲近自然、了解社会、浸润传统文化,让她们开阔眼界,而不只是死读书或者上各种特长班。在云冈石窟、大同博物馆、平遥古城、王家大院等历史文化景区,专业导游不再用生搬硬套、道听途说的离奇故事吸引游客,开始注重介绍景观的历史文化内涵,紧密结合当地的民风民俗,彰显人文精神。儿子开始对名胜古迹表现出浓厚兴趣,这是最令我高兴的事。

带着家人去旅行吧,一定会带来预料之外的惊喜。



【山居杂记】

□刘亚伟

无论是安家还是搬家,最容易让人发现你是个什么人。比如我,在闽东屏南双溪这个深山古镇上安置新居之初,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从济南把自己需要的一些书搬过来。

对书的珍惜、对书房的重视,大概缘于自己童年的经历和那个时代留下的记忆。十三岁那年,在破“四旧”的大潮中,父亲带着我,把家中本不算多的几十本书,用地排车拉着,送到废品收购站去了。

我的少年时代,食物匮乏是显性的,对一个孩子成长影响更大的书籍匮乏,被掩盖在食物匮乏之下了。只有我自己知道,那种精神匮乏和阅读饥饿,曾经到了什么程度。

记得自己后来下乡和当兵,都会随身带着几个厚厚的十六开大本子,那是我的宝贝:里边密密麻麻抄写着遇到和喜欢的诗词警句等文字,并且这些内容一直不断添加着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,出版业重启,书店重张,这些大本子才慢慢被买回来的各种书籍所替代。后来的人抱怨,当年那些坏人变老了。但人是被环境塑造的,人们往往忽略了那代人曾经经历了什么。

【若有所思】

□王兆贵

人到老年,闲暇时间多了,在注重保健养生的同时,总要找点乐子,以排遣寂寞与孤独。其中,有许多小离家的游子爱听慢条斯理的乡戏,除生活节奏使然,可以肯定地说,与原乡情结有很大关系。

原乡情结的形成,与一个人成长的生活环境、亲友圈子、人文风情等息息相关。当这些因素沉淀为记忆,就会永驻你的心间,不论你走到哪里、成就有多大,都难以忘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新近发生的事容易淡忘,往年的记忆却越发清晰。青壮年时期,忙于事业,忙于家庭,这份闲情就被压下了,即便偶有怀旧念头,也无精力顾及。临到晚年,该放下的都放下了,对故土的那份眷恋却放不下,时常从记忆深处浮上来,让人隐隐感到有些怅然、有些酸楚。何以解忧?哼哼老歌,听听老戏,看看老电影,也许是简便而有效的慰藉。因为这些“老”字头的文化

## 书房南渡记

上世纪80年代从故乡曲阜到北京,新世纪初从北京回到济南,现在又来到这个深山里的双溪古镇,每次搬家,书都是最重要的东西。不记得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:心安之处是故乡。在我眼里,家和书房甚至成了一个同义词。

这回很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挪动书房了。专门网购来大号的纸箱,封装的胶带。老夫妻俩先在济南那边把书从书架上一本本取下来,拂去灰尘,排列到纸箱里,一箱又一箱摆满了房间。然后又赶到双溪这边迎接。现在交通运输发达,只要付出一笔费用,门到门的服务极为方便。

2019年秋末,满满一个集装箱的书终于来到这个深山古镇。当我和老伴打开纸箱,把一本本书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排列到书架上时,觉得自己的心也一点点在这里安置下来。

给自己这个新居取个什么名字?一直没有想好。一位老同学曾建议院名就叫“小说”,很别致;移居加拿大的弟弟过来看我时,见小院门牌是36号,说就取“山石榴”小院,也自然贴切。这回大半个书房千里迢迢从北方迁移南方,这个行为给了我灵感,“南渡书房”

这个名字一说出来,就得到老伴和亲朋好友一致赞同。刚退休的屏南县原政协主席、被誉为古村镇守护人的周芬芳女士听说后,以个人名义请人刻了“南渡书房”木匾,并和林正碌、程美信、张长青等几位艺术家一起前来,为山居举行了挂牌仪式。

几年来,南渡书房接待过许多来访的朋友,普遍对挤满了一个房间的书表示称赞、欣赏。其实,在古代,家庭里拥有一个书房,也许是很奢侈的事,但在现代社会已经很寻常了。

一次,有位朋友带孩子过来,大家都发现那位还没有到学龄的小女孩伫立在那里,环顾四周书籍的一双大眼睛在发亮。我借机对朋友说,如果条件允许,不妨帮孩子也为家庭建造一个书房吧。

个人以为,无论是作为孩子成长的环境,还是家庭生活的背景,一个家庭拥有一个书房,并且一代代传承下去,都是有意义的。

我继续说,我知道一个秘密,很神奇,只告诉有缘人:外在的书房,可以成为一个人内在精神秩序的象征。从一个拥有书房的家庭走出去的孩子,也许终生都会带着自家书房的影子。

## 乡戏与乡愁

元素,是在记忆力最佳的时候盛行的,曾耳濡目染地陪伴你长大,最能勾起你对那段岁月的回忆。地方戏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,漫溢着乡音、乡韵,承载着对故乡的思念,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时,心绪就会被带回到生命原点,带回到所眷恋的那段美好时光。

鲁迅当年曾写过一篇《社戏》,其中最为精彩的段落是他少年时代在绍兴水乡看戏的情景,童心、童趣跃然纸上。那时的鲁迅才十一二岁,回忆起来“远哉遥遥”,给他的印象却非常深刻,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慨叹说,再也看不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还有不少近代和当代作家在小说或散文中都曾涉笔乡戏,近一点的如韩少功,他那篇回忆乡戏的散文,真实再现了昔日乡村的情趣以及乡民的淳朴,被写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案。

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,地方戏蕴涵着某一地域的民风 and 习俗,并沉淀为某

一地域的整体文化精神,从而为那一地域的大众所喜闻乐见。由于地方戏的节奏一般都比较慢,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,才能体悟到其中的韵味和内涵。老年人特别是远离故土、定居他乡的老年人,他们之所以爱听地方戏,看起来是与慢生活相一致的文化心态,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心理折射,说到底也是一种原乡情结。以写《乡愁》闻名的余光中认为,大家最怀念的就是乡音,这是经过时间积累加上历史文化积淀的。而地方戏不论是道白还是唱腔,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乡音。因此说,乡戏所抒发的是群体性乡愁。

从心理慰藉的角度来说,听乡戏源于思乡情结,可当你一曲乡戏听下来,往往是“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”,欲解乡愁更愁。世间难以理喻的悖论很多,乡愁萦怀也是一种悖论,因为乡愁的消长是互逆的,剪不断、理还乱,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